

志愿军援助朝鲜人民战后重建

在打退以美国为首的“联合国军”，《朝鲜停战协定》签订后，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巩固防守的同时，还帮助朝鲜人民建设新家园，与朝鲜人民结下深厚情谊。如志愿军第21军在承担海岸防御任务期间，就帮助当地朝鲜群众解决了生产、生活等方面的诸多问题。

1954年4月，第21军接替第15军担负朝鲜东海岸防御任务。1955年10月，第21军移防朝鲜西海岸接替第24军在肃川地区的海岸防御任务。这一阶段，第21军主要帮助当地朝鲜群众解决了下列问题。

一是帮助朝鲜群众解决过冬问题。第21军党委不间断地要求部队发扬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，把我军拥政爱民的优良传统在驻外条件下发扬光大。具体是将改善当地贫困群众的过冬生活与冬防冬训任务结合起来。为当地群众盖茅草房，保证当地群众有房住、有柴烧、有饭吃，使他们能够安全过冬。

二是帮助朝鲜群众春播春种和秋收。第21军党委下达指标任务：要求所有指战员在春种插秧期间，必须出满3个劳动日。军里有许多青年学生，从未干过农活，但为了朝鲜群众早日过上稳定的生活，从插秧、除草、田间管理到秋收打样学，样样做，当起了穿着军装的农民。

部队还积极主动地为当地群众修建和完善各种农田水利设施。全军大力开展“送温暖，做好事”运动，为当地群众送衣、送粮、送药、送文具、送玩具等。

志愿军的行动换来朝鲜群众的衷心爱戴和支持。在第21军几乎所有连营团驻地，当地妇女不计寒暑、数年如一日地自发为指战员们拆洗被褥清洗衣物、打扫卫生。

三是为当地群众诊疗治病。战争结束后，朝鲜群众的生活极度困难，缺血少药的现象十分严重。为此，第21军专门派出医生和卫生员在当地乡镇为群众开展巡诊、义诊活动。据统计，仅62师在1954年就接诊群众6781人次。在1958年7月1日至21日仅20天时间里，63师某卫生连就接诊地群众1130余人。

第21军的上门送医送药活动，极大改善了当地群众的医疗条件，使患病人数大大下降。

62师助理军医王世志用针灸治疗聋哑病的事迹，被朝鲜《劳动新闻》报道后，朝鲜最高人民会议的一位李姓副部长立即带着患聋哑病的19岁女儿来到62师找到王世志，请求为其女儿治病。经4个月治疗，他的女儿恢复了听力，并且能说出“阿爸吉”“阿妈妮”等简单用语。在王世志回国时，李副部长握着他的手说：“你们中国人民不但出兵帮助我们打败了美国侵略者，而且还帮助我们战后恢复家园，现在又精心治好我女儿的病，这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，我们朝鲜人民永远不会忘记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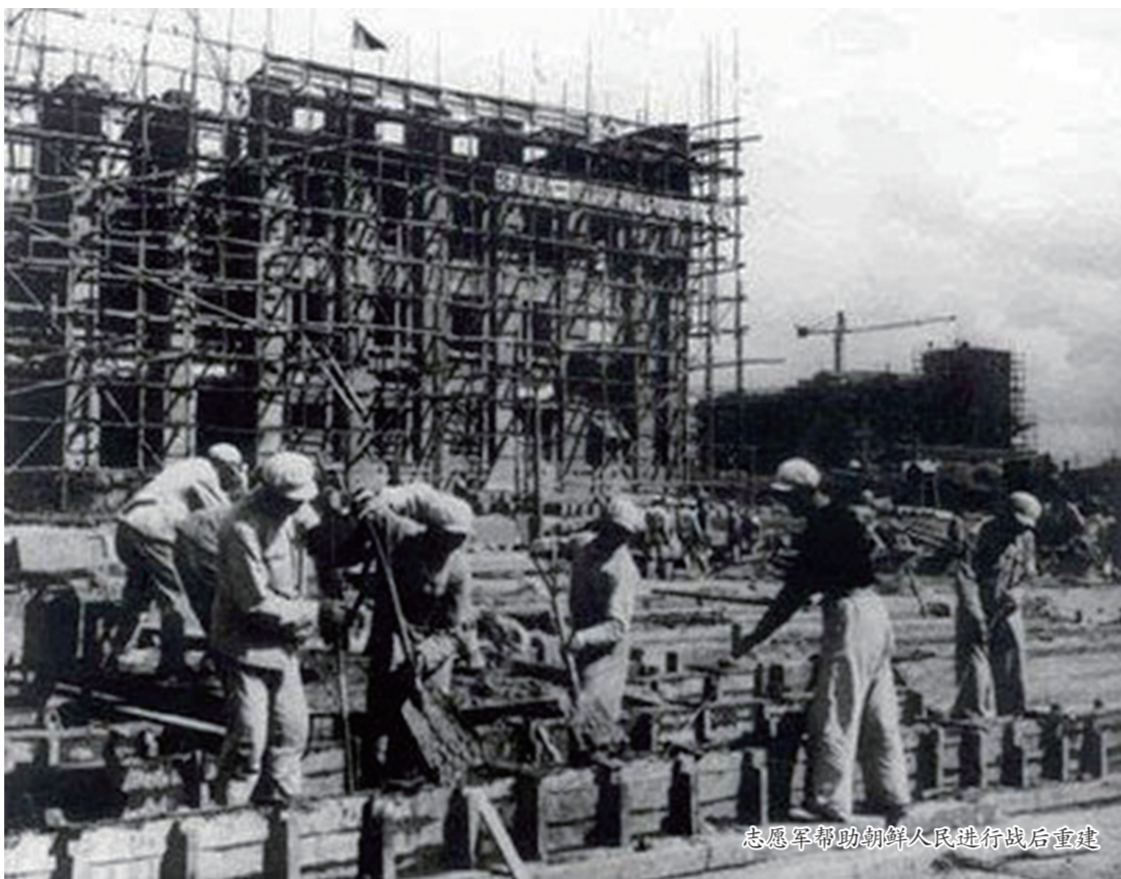
四是为朝鲜基础设施建设作出极大贡献。1957年4月，第21军先后出动12.7万余人次同朝鲜人民起修建水井水渠、龙山水渠双溪水渠等平南水利工程。

改革开放初期，刘晓庆第一次见李讷，是在李讷的家里。已被电影电视曝光多年的刘晓庆，自然不用介绍，李讷夫妇一眼就认准，上前热情地招呼她和摄制组的朋友们。在刘晓庆脑海里的“红色公主”，就是眼前这位朴素温和极普通的老大姐吗？

用文学语言描绘李讷，总是离不了朴素、简朴或者就是文静、谨慎等词汇。当你看见李讷，便会觉得用任何简单的语言描述她都显得肤浅。李讷是有思想、有深度、历经沧桑而又身份独特的成熟女性，是属于精神贵族类型的人，比如她的简朴她的沉默以及她的隐忍。无论是年轻的朋友劝她赶时髦，服饰换换色彩，还是熟知她的“长辈”（李讷管在父亲身边工作的同志，不论年龄大小都尊称长辈）劝她走出去，感受感受时代的变迁，她都只是笑笑，依然根据自己愿望和理智行事。不过，在各界朋友的盛情下，她也开始到各地走动，去考察，对经济建设有浓厚的兴趣。渐渐地她的思想脉搏也和她父亲当年热爱的百姓们一起跳动了。

刘晓庆的采访，是李讷很少有的直接面对摄像机镜头、用自己的语言直接表达内心感情的一次机会，这对于深入简出的李讷，也属破天荒的新鲜事了。刘晓庆采取直接点题的方式采访：“您是毛主席最小的女儿，听说主席最喜欢你，请您和我们谈谈。”“我出生在延安，当时哥哥姐姐都在苏联，在父亲身边只有我一个孩子。所以我和父亲接触得就多了，给人的感觉好像是我最喜欢。因为我最小，父亲和我在一起时间就多一些。我记得小时候他常和我一起玩，我喜欢在地上盖房子、瓦窑洞什么的，有时爸爸工作累了，就走出窑洞，和我一起玩。他玩不是一般的玩，他是真玩。教我怎样设计挖窑洞盖房子，认真极了。他看见下雨后地上还汪着水，就想办法把水引到挖好的洞跟前，爸爸说：‘有窑洞没有水，怎么行，人要喝水的。’他玩的时候和工作一样，也非常认真，非常投入，绝不是哄哄小孩子的游戏。所以，我小的时候就认为父亲是我最好的朋友。”李讷说到这里，脸上泛起红晕。

刘晓庆和所有在场的摄制人员都被李讷的回忆感动了，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毛泽东是一个活生生的父亲。“父亲和我玩也不是经常的事情，只是家里的大人见他工作的时间太长，就把我推进去拉他出来散步。



志愿军帮助朝鲜人民进行战后重建

到1957年底，第21军共帮助朝鲜修建平壤内阁综合办公厅、中央综合医院、金策工业大学、人民经济大学、遭子女学院等432座公共建筑，283所中小学，22座小型工厂，2739间普通民房，修建包括大同江桥和清川江桥在内的桥梁1382座，37个火车站，贝龙、泰川等8座水库，平南灌溉工程胜利湖灌溉工程1399条水渠，艾江山1384座堤坝。仅军直属各分队就为当地群众制作1323件农具，为朝鲜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奠定良好基础。

为表彰在平壤灌溉工程中作出突出贡献的第21军指战员，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务委员会将22枚国旗勋章和军功奖章授予62师副师长冯福林、185团卫生连指导员沈光英等人。

1958年2月14日，应朝鲜政府的邀请，周恩来总理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到朝鲜进行友好访问，金日成与周恩来进行了一系列会谈，在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撤离朝鲜回国的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，决定志愿军在1958年底前分3批全部撤离回国，同时任命第21军军长谢振华为第批回国代表团团长第54军副政委汪易为副团长。

李讷忆父亲毛泽东

我最愿意拉父亲散步，因为他离开办公桌，就会和我一起玩了。父亲见我拉他，就高兴地和我出来。我那时人小，父亲带我散步，我就抓住他一个指头。我要溜一小跑才能跟上他的“步伐”，走到有水的地方，他教我“鹅鹅鹅，曲项向天歌，白毛浮绿水，红掌拨清波”的幼儿诗歌；走到有树的地方，又教我“微风燕子斜……”的诗。我受的启蒙教育就是从父亲教的诗歌开始的。以后我到北京，上了小学，他就从历代诗词中圈点出比较容易背诵、容易理解的诗词，让办公厅打印成小册子发给我们子女每人一本。每个星期我们从学校回来，他还要亲自检查，是不是会读？是不是都懂了？“李讷说道。

刘晓庆问：“主席还亲自检查你们的学习成绩吗？”“他实在工作太忙，顾不上检查我们的学习成绩。学校的成績都是母亲过问，母亲对我们的学习抓得紧，我们家是慈父严母。”李讷回答。

见李讷如此评价父母，刘晓庆就忍不住问：“主席有没有打过你？”李讷直摇头，没有没有。停了一会儿，李讷若有所思，大概想起了小时候的什么事情，说：“好像打过我一是的，是有一次。那还是在北方，我才五六岁吧，正好父亲他们在指挥大决战。我小，不懂事。好几天没有人和我玩了，觉得孤单，就老去拖父亲，想让他出来和我一起玩。他也不理我，手里老是摆弄一堆纸。以后我才知道那是前方来的电报，父亲的精神全都放在千里之外的战场上。我觉得这些都是些纸片把父亲吸引过去了。我生气了，悄悄在他的桌底下，把电报放进火炉里烧。心想没有这些纸，爸爸就会和我玩了。父亲一见，这还了得！一把将电报从手里抢出来，随手就给我头顶一巴掌。本来我就委屈，父亲一打我，我更加委屈，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哇地大哭起来。父亲见我哭了，心软了，赶紧抱我哄我，连连答应和我玩。就记得那次打了我一巴掌。”李讷的眼眶红了，取下眼镜用手抹了抹眼睛。之后扬起头对大家笑笑，又戴上眼镜继续倾听刘晓庆的问话。

刘晓庆大概觉得他们父女太有趣了，就问：“毛主席

在21军各部队前往肃川火车站和平壤火车站，准备乘火车返回中国时，道路两旁簇拥着成千上万前来送别的朝鲜群众。

朝鲜的妇女们，一个劲儿地往志愿军指战员怀里塞吃的，热情地拥抱着，哭着告别……在长鼓舞和箫笛的伴奏下，欢送队伍载歌载舞，朝鲜群众将鲜花彩带撒在指战员的身上。有的朝鲜群众还为志愿军战士背背包，或把志愿军战士扛在肩上前走。

火车缓缓开动了，可送别的人群仍不愿离去，男女老少眼含热泪，挥舞着长条彩带，跟随开行的火车缓缓移动。在车站站台上，许多得到第21军治疗而康复的朝鲜群众，拉着志愿军指战员们的手，跟着火车向前缓缓，久久不肯放开。还有一位曾得到第21军治疗而痊愈的朝鲜老大爷，在火车开动时，跪倒在站台，哭着向恩人们挥手告别。

“再见了，阿爸吉！”“再见了，阿妈妮！”歌声、口号声呼喊声、哭声锣鼓声响彻整个站台，汇成中朝友谊的“交响曲”。中朝人民用鲜血和生命凝成的友谊，万古长青！

（摘自《中国国防报》）

“云山震撼”：美军回忆遭受志愿军第一击

1950年11月1日至3日，中国人民志愿军与侵略美军在朝云山云山首度交手，后者遭遇“自1862年奔澳之战以来最惨重的失败”（时任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语），日本自卫队更把此战列入模范战例，收入军官基本教材《作战入门》。解放战争时期充当蒋介石军事总顾问、朝鲜战争时担任美步兵7师长的巴大维少将曾回顾云山之战，从军视角讲述了“打得对手灵魂出窍的中勇士”。

别怕长官的兴

1950年9月15日，“联合国军”司令、美国五星上将麦克阿瑟指挥仁川登陆，迫使朝鲜人民军向北转移，半岛战局逆转。10月7日，麦克阿瑟不顾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划定的“克制线”，率部越过三八线北进，妄图“感恩节（11月23日）前结束战争”。面对中国政府的严正警告，麦克阿瑟经蔑地说：“如果中国人介入，必将招来惨烈的大屠杀。”

可身为北侵主力的美7师师长，巴大维对麦克阿瑟的骄狂忧心忡忡。1948年至1949年，他作为美国援蒋军事顾问团长，目睹中共军队摧枯拉朽，连赢三场战略决战的威力。当情报显示中国可能出兵时，巴大维与麦克阿瑟首席情报官威洛比联系，提出以自己的在华经历撰写份中共军力报告，供各级指挥官参考。但威洛



在云山战斗中截获的晨星

比不予理睬，原因很简单，如果接受建议，意味着自己的情报工作存在重大漏洞，更重要的是，巴大维要说的东西跟麦克阿瑟的认识南辕北辙，作为麦克阿瑟的心腹，威洛比也不想去扫长官的兴。

在麦克阿瑟班高官影响下，美7师17团及仆从的南朝鲜军浑浑噩噩地打到鸭绿江附近，不少官兵已想着回去过节的事情，一些军官丢掉穿脏的作战服，只保留军礼服，准备在东京阅兵式上穿。士兵纷纷打赌，何时能回日本。没人意识到，接下来他们将面临何等痛苦。

成了什从的“替死鬼”

作为“感恩节攻势”的部分，美第1军军长米尔本要求南朝鲜第1师经云山攻取鸭绿江上的水丰水坝。云山是朝鲜西每岸小城，周围群山连绵，通往温井、昌城、宁边和博川的四条公路在此交汇。按照命令，南朝鲜1师连同其右翼的6师、左翼的美24师于10月24日北进。25日早上，南朝鲜军占领云山，但他们与动作缓慢的美24师拉开长约24公里的空隙，导致其左翼失去掩护。

发现这条空隙后志愿军迅速对云山的南朝鲜1师发起钳形攻势，40军120师首先在云山牵制住南朝鲜军，同时40军大部在友邻38、42军配合下，攻击云山以东的南朝鲜6师、8师。最后，志愿军39军通过渗透美24师和南朝鲜1师在云山以西的空隙，包围南朝鲜1师。25日上午，南朝鲜1师向北进攻，其12团在三滩川西岸，而15团试图到达东岸，当15团要过河时，志愿军120师用炮火拦截，南朝鲜兵起初以为是朝军，但发现是中国军队后一哄

而散。26日，志愿军39军切断云山和龙山洞间的公路，对南朝鲜1师形成包围。见势不妙，南朝鲜1师师长白善焯向美军求援，可美国第8集团军司令沃克却认为南朝鲜人大惊小怪，只命令美骑1师8团去接替南朝鲜1师12团的防务，让他们“自己解围”。29日，美8团乘车到达云山。

就在同日，志愿军39军也完成对云山的三面包围，其中115师在西南，116师在西北，117师在东北，但他们还不知道美8团已接替南朝鲜12团，只是从南朝鲜军的动静判断敌人可能转移，于是将总攻时间从原定11月1日19时30分提前到16时40分。实际上，南朝鲜1师12团还没完成与美8团的换防就提前开溜，该师的11团则更早撤离云山。结果当志愿军总攻时，云山的南朝鲜1师只剩下15团，而美8团则当了南朝鲜人的“替死鬼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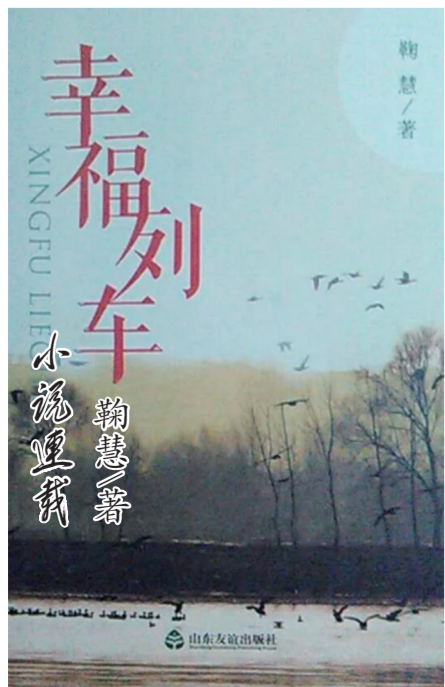
经受当头一棒

志愿军总攻后，117师全力攻击南朝鲜1师15团，116师的4个营则去攻击原南朝鲜12团的阵地，但冲到敌军阵地前，才发现阵地上不是黄种人士兵，原来碰上美军了。但中国战士斗志更加旺盛。战至22时30分，南朝鲜15团率先崩溃，美8团1营也被打垮，美军死伤遍地，1营营长米利金赶紧组织10辆卡车，用2辆

坦克掩护南逃，只能跑到云山以南1.6公里处就被全歼。23时，志愿军39军116师1个连和115师345团一部向云山西侧的美8团2营猛攻。跟美1营一样，美2营阵地也被轻易拿下。

此时，美1军军长米尔本还得知南朝鲜1师右翼的南朝鲜6师遭全歼的消息，慌忙命美8团从云山撤退。但命令来得太晚了，由于道路被封锁，美8团的1、2营残部不得不分途撤离，通过渗透志愿军防线来撤退，沿途遗弃了大部分车辆和重装备。11月2日凌晨3时，志愿军39军开始进攻云山南侧的美8团3营，在美军防线上撕开数道口子，只用了10分钟，志愿军就冲到美3营营部，击毙营长奥蒙德。天亮后，美军一方面组织B-26轰炸机空袭，一方面给包围圈内的美8团3营空投补给，但都收效甚微。当天下午，美骑1师师长盖伊少将严令麾下5团火速北援8团3营，但5团在龙头洞遭志愿军115师343团伏击，付出530人伤亡后被迫后撤。战至11月3日凌晨，包围圈中还能战斗的美军已不足50人，美军与外界通信联络中断。清晨时分，美军中士理查森4人小队钻出志愿军包围圈，向东探索撤退路线。他们沿着附近的河流探出一条路，赶紧跑回去报信。15时，美军开始突围，150名伤员被遗弃理查森中士奉命率60名尚能行动的人悄悄溜出了包围圈，最终只有约20人逃回美军防线。

据美军战后统计，在云山战斗中，美军2400人共阵亡800人，负伤100多人，其中3营800人只有200人生还。巴大维形容，美军在云山接受了一场“中国式葬礼”。（摘自《新民晚报》）



“嗯，原则？什么原则？”金桃不解地看着金丽春。

“我编花篮挣的钱，拿出三分之一来，够来回的车票了，我就来。不够，我就接着干。这就是我的原则。”金丽春瞥了金桃一眼，说。

金桃愣了一下，轻轻地“哦”了一声，然后从脚下捡起一块小石头，一扬手，扔进了不远处的湖里。“那样干的时候，心里就感觉可幸福了呢。你想呀，编好一只花篮，哪怕是编上一根柳条，离心中的目标，就更近了一点点。你说，在编的时候，心里能不幸福吗？”金丽春说这话的时候，被太阳光照着脸上，闪着红润的亮光。

金桃笑了一下，说：“现在电视上正在搞一个调查，问题就是‘你幸福吗？’如果调查到你，你会怎么说？”

“幸福呀！我很幸福呀！你看，我即没多大能力，没多少钱，没多高的学历，也没让人羡慕的工作。可是，我尽我的所能，我没有让豌豆成为留守孩子，问题孩子。也没有把明德一个人留在城里头，让他一个人煎熬，像别的男人一样犯了错误。你说吧？”金丽春望着金桃，说。

金丽春说这话时眼睛里闪动着动人亮光，一下迷住了金桃。金桃就那么看着金丽春，看了好

久。

金丽春看着微风中舒缓地舞动着碧绿叶片的竹子，说：“我是花了钱了，可这钱我花得值呀。我就当是旅行了呗。别人旅行都是到一个陌生的地方，没有亲人，没有朋友，不知道吃啥，也不知道要住啥地方。可我不一样呀，我上了车，就离我最亲最近的人越来越近了。到那里吃啥住啥，心里一清二楚，你说心里热热的，多安稳。钱是花了，可我花得多值！”

“好多人，跟你想的是不一样的。”金桃说，“正因为陌生，所以才更有吸引力。”

金丽春不解地轻轻摇了摇头。“每回过来，我都来得理直气壮。后来，慢慢地，那些女人就不编排我了，有好几个，还跟我学着编花篮呢。开始她们编的不行，我就一遍遍帮她们修。我不知道，修一只编坏了的花篮，比新编一只，要多费好多工夫呢。”

“你不嫌烦吗？”金桃问。

“哎，有时也烦。你是不知道，有的人，简直是油盐不进的主，你前头刚把她这个毛病改了，眨眼功夫，她又又犯。哎，有的时候，碰上我心情不好了，真想狠狠骂她们一顿。”

“你也有想骂人一顿的时候呀？”金桃说。

“你这话说得可是太奇怪了。我也是人，我怎么就不能生气呢？你是不信，我真要是生起气来，八头牛也拉不回的，不信哪天让你看看。”

金桃就笑，轻轻摇摇头。当时，金桃确实是不相信的，跟金丽春认识二十多年了，她还不了解金丽春？

可是，当那件事发生以后，在某一天，金桃突然想起金丽春说过的这句话时，金桃依然是微笑着，依然是轻轻摇摇头。只是，这回的微笑与摇头，跟那一次的微笑与摇头，有了截然不同的含义。

说到生气的事，金丽春突然就想到了马车。那天，马车让她很生气，如果不是看在同学的面子上，金丽春说不定真要大骂他一顿呢。马车这个人，真是有点不可救药了。金丽春犹豫了一下，还是问了金桃：“最近，马车有跟你联系吗？”

“马车？”金桃愣了一下，眼睛盯着金丽春，看了足足有一分钟，然后用手拍了拍脑袋，笑了一下，说：“哦，看我这记性，你不提，我还真一下记不起他还叫这个名字呢。”

“咱滩里人都这么叫他。倒是上学时的名字，没人记得了。”金丽春说着，轻轻摇了摇头。

“前两年，他还真来找过我。”金桃把手里的一枝草茎在手指上来回绕着，眼睛望着湖水，接着说，

“还不是一次。真是没想到，他竟然变成了这样！唉，不提他了，影响情绪。”

金丽春也叹了口气。谁能想到，从高中毕业到现在，也就十几年的时间啊！一个人，怎么可能变化那么大呢！

高中时的马车，是何等的帅气，何等的风光！马车不仅学习好，在篮球场上，那也是引得女生尖叫男生嫉妒的主。而且，他还有着与别的学生不一样的身份。别人都是来自滩里的农家，而马车不一样，他的父母都是吃着国家公粮的公职人员。听说，马车的爹还是一个不小的干部，权利很大的。马车的爷爷是滩里人。马车的老爹不知出于什么考虑，当一些滩里有些钱的人家，想尽办法把子女送到城里的学校去读书时，马车初中毕业后，却回到了老家，进入了那所普通高中。马车回到滩里的时候，他的爷爷还在世。那是个又高又瘦脾气很很的老头，好像从来就不会笑。村里的孩子，见了他大都躲得远远的。

那时的马车，眼睛是冲天看的。学校的男生女生，没有一个不认识他，不羡慕他嫉妒他的。可是，也仅仅只有十来年的功夫，曾经的那个几乎是万人迷的马车，到底去了哪里？

(22)